

《玉台新咏》

成书研究

黄威◎著



非外信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《玉台新咏》 成书研究

黄威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玉台新咏》成书研究/黄威著. —北京: 中国
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7. 2

ISBN 978-7-5161-8804-0

I. ①玉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研究—
中国 IV. ①I207.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05173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郭晓鸿
特约编辑 席建海
责任校对 韩海超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16
插 页 2
字 数 209 千字
定 价 59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“《玉台新咏》成书考论”和“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（UNPYSCT-2015056）”成果。

本书的出版获“跃滨学术基金”资助，谨致谢忱！

目 录

引 言	1
第一章 《玉台新咏》编者异说质疑	5
一 《玉台新咏》编者诸说	5
二 《玉台新咏》为张丽华“撰录”说质疑	8
三 《玉台新咏》为梁元帝徐妃编撰说质疑	17
四 小结	19
第二章 《玉台新咏》编撰动机新证	21
一 《玉台新咏》编撰动机前说	21
二 《玉台新咏》成书前后徐陵履历稽补	25
三 《玉台新咏》的编撰与徐陵遭劾免官	34
四 小结	39

第三章 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解词通释	44
一 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难典解	46
二 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“丽人”解	59
三 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所用隐语解	65
四 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通释	77
五 小结	86
第四章 《玉台新咏》成书时间订补	87
一 《玉台新咏》成书时间诸说	87
二 《玉台新咏》成书时间前说质疑	93
三 《玉台新咏》成书与徐陵遭劾	97
四 小结	98
第五章 《玉台新咏》录诗标准异说	100
一 《玉台新咏》录诗标准前说	100
二 《玉台新咏》常调诗歌的选录	103
三 《玉台新咏》“别调”诗歌的选录	114
四 小结	126
第六章 《玉台新咏》书名异称、含义考述	128
一 《玉台新咏》书名异称	128
二 《玉台新咏》异称关系及致因	133
三 《玉台新咏》书名含义	137
四 小结	145

第七章 《玉台新咏》不见载于《梁书》《陈书》释疑	147
一 《玉台新咏》不见于《梁书》《陈书》原因前说	147
二 《玉台新咏》与初唐文学评价体系	150
三 《玉台新咏》与史书之“曲笔”	157
四 小结	169
第八章 《玉台新咏》收录、失录诗人难解现象索解	170
一 《玉台新咏》徐陵署名“徐孝穆”解	171
二 《玉台新咏》不录徐摛诗解	176
三 《玉台新咏》收录刘孝仪诗解	183
四 小结	191
结 语	193
附录 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汇校笺注	197
参考文献	233
后 记	247

引言

《玉台新咏》是现存继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。此集所录作品以描写男女之情、闺阁之事为主。正如徐陵所言,《玉台新咏》一书收录的诗歌主体为与女性有关的“艳诗”(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),亦即宫体诗,多为后世学者所轻视,即宋刘克庄“赏好不出月露,气骨不脱脂粉,雅人庄士见之废卷”^①之谓,故直到清代才有吴兆宜为其作注,所受冷遇可见一斑。清纪容舒曾以宋本《玉台新咏》为底本对此书进行考校,但在其最终成果《〈玉台新咏〉考异》的序言中却说:“丹黄矻矻,盖四阅月乃粗定。耗日力于绮罗脂粉之词,殊为可惜。”^②纪氏对待《玉台新咏》的态度与“绮罗脂粉”的评价,实为长期以来古今学者的共识。

近年来,学界对宫体诗的关注逐渐升温,要求打破传统上把宫体

① (宋)刘克庄:《后村诗话》,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,第6页。

② (清)纪容舒:《〈玉台新咏〉考异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第1页。威按:此书虽署名为“纪容舒”,但据邵懿辰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云:“此书实文达(纪昀)自撰,归之父也。”今人雋雪艳、张蕾等学者相继撰文论证此语属实,已为学界所广泛认同。参见雋雪艳《〈玉台新咏考异〉为纪昀所作》,《文史》(第二十六辑)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366页;张蕾《“〈玉台新咏考异〉为纪昀所作”说补遗》,《文献》2008年第2期,第184—186页。本书在引用此书时不涉及该书作者的考辨,故仍以原书署名称之。

诗笼统地斥为“淫诗”的说法，对宫体诗进行细致研究的声音日渐高涨。例如，胡大雷就对宫体诗做了“求细求实”的工作。“所谓‘求细’，即仔细琢磨各时期作品的特殊之处，分析其差异，于是分析了统而言之‘淫艳’的宫体诗在南朝各时期的不同；所谓‘求实’，即切切实实对作品进行条分缕析，不是偏重于直觉、顿悟和对感性的体验的描述，而是从分析作品的结构、主题、文体特点、抒情方式、叙写重心、人物形象、风格等入手，总结出宫体诗的种种特点，这些特点，绝非徒具空言，在宫体诗中都得到落实。”^①又如，曹旭曾指出：“假如，我们心平气和地对齐、梁以来，特别是唐人对宫体诗的指责作一番反思，就会发现，当时批判称它‘妖体’，说它‘轻艳’‘淫放’‘色情’，甚至说它是‘亡国之音’，都是‘政治判断’而不是‘文学批评’，是以道德纲常术语代替艺术分析。其实，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里说的‘雅道沦缺，渐乖典则’，是用刻舟求剑的眼光看艺术发展的必然；国家衰亡，社稷式微，不应由一种诗体负责。亡国不去找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上的原因，却找宫体诗作替罪羊，是历史学家不负责任；说写宫体诗、读宫体诗会亡国，未免把宫体诗的威力夸张过头。”^②类似的主张与实践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。

相应地，受这种思潮的影响，《玉台新咏》作为一部以收录宫体诗为主的诗歌总集，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呼声随之而起。实际上，《玉台新咏》作为宫体文学的代表性著作，学界对宫体诗研究的新主张，即可视为对该书进行重新审视的视角与方法。例如，张蕾在回顾改革开放以后《玉台新咏》研究情况时说：“改革开放以后，在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，《玉台新咏》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。摆脱以往先入为主的评判尺度和单一的审美视角，本着理性精神，对

① 胡大雷：《宫体诗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，第5页。

② 曹旭：《论宫体诗·代序》，归青《南朝宫体诗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页。

一些悬而未决或晦暗不明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，是研究的亮点所在。”^①可见，其观点与上文所举的两位六朝文学研究专家的主张有诸多相通之处。

然而，在这种呼声中，关于《玉台新咏》成书方面的问题却存在着诸多争论，长期以来无法达成共识。事实上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很少有一部典籍像《玉台新咏》这样在成书问题上存在如此多的争议。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，关于《玉台新咏》的编者、编撰动机、成书时间、录诗标准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分歧。综观这些论著，一方面，在考察某一具体话题时，研究者往往着意于阐述一己之观点，没能全面地反映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；另一方面，多数学者在讨论《玉台新咏》成书问题时，通常从中摘出一个或若干个问题而对其他问题付之阙如，很少有人对相关话题进行系统的考察。^②更为重要的是，很少有人考虑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关联。《玉台新咏》成书方面的诸多有争议的话题，看似彼此独立但实际关系紧密。例如，章培恒在讨论《玉台新咏》的编撰者问题时，涉及了《玉台新咏》版本与成书时间两个问题的考辨。^③又如，刘跃进在考察《玉台新咏》的成书时间时，把对《玉台新咏》不收徐摛诗原因的考察，作为支撑其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。^④

我们认为，《玉台新咏》作为一部诗歌总集，编撰时的指导思想应是一以贯之的，其编撰动机、序文含义、收诗标准等内容，以及成

① 张蕾：《〈玉台新咏〉论稿》，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6页。

② 2013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胡大雷《〈玉台新咏〉编纂研究》一书，胡先生在书中较为集中地讨论了《玉台新咏》成书相关问题，具体涉及该书的编撰者、收诗标准、编纂体例、书名含义等方面。一则我们对于这些问题仍有不同意见；二则该书对诸如《玉台新咏》为何不收徐摛诗，徐陵编撰《玉台新咏》之事为何不见于《梁书》《陈书》的记载等这些《玉台新咏》成书前后存在的疑问并无涉及。因此，《玉台新语》成书问题仍值得探讨。

③ 参见章培恒《〈玉台新咏〉为张丽华所“撰录”考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04年第2期，第5—17页。

④ 参见刘跃进《玉台新咏研究》，中华书局2000年版，第84—86页。

书后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当存在内在关联。既然如此，将这些问题割裂，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或若干个话题，就有可能失之于片面，甚至因此而得出错误的结论。《玉台新咏》作为宫体诗研究材料的渊薮与主要研究对象，这种情况不仅制约了人们对《玉台新咏》的文本研究，还阻碍了对宫体诗深入研究的步伐。

鉴于《玉台新咏》成书问题的重要性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，结合学者所关注的具体论题，我们将对导致《玉台新咏》成书研究产生分歧的关键史料——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，以及该书的编者、编撰动机等具体成书问题进行整理与探讨。具体而言，本书的主体部分包括：“《玉台新咏》编者异说质疑”“《玉台新咏》编撰动机新证”“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〉解词通释”“《玉台新咏》成书时间订补”“《玉台新咏》录诗标准异说”“《玉台新咏》书名异称、含义考述”“《玉台新咏》不见载于《梁书》《陈书》释疑”“《玉台新咏》收录、失录诗人难解现象索解”。在每个具体话题研究过程中，我们首先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，力求呈现问题的研究现状与产生争论的症结所在；其次，在观照各话题间的内在联系的前提下，尝试对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。

第一章

《玉台新咏》编者异说质疑

一 《玉台新咏》编者诸说

《玉台新咏》最早见录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题作“徐陵撰”^①。长期以来，此说作为常识为学界所广泛接受，鲜有异议。

2004年，章培恒发表《〈玉台新咏〉为张丽华所“撰录”考》^②（以下简称《“撰录”考》）一文对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，引起巨大反响。该文主要通过对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的解读，否定了《玉台新咏》为徐陵所编撰的观点，并明确提出此书为陈后主的妃子张丽华所编撰的结论。其论证理路为：首先，通过对序文的解读，指出此书为一位才貌双全的妃子所编；其次，通过考证徐陵在南朝时的地位与政治环境，指出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中的妃子为实指，而不可能出于徐陵的

①（唐）魏徵、令狐德棻：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，第1084页。

② 章培恒：《〈玉台新咏〉为张丽华所“撰录”考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04年第2期，第5—17页。

假托；再次，考察梁、陈二朝妃子中与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中所述妃子情况相应之人，并最终锁定为陈后主的妃子张丽华；最后，用三则材料作为旁证，指出《隋书·经籍志》等著录《玉台新咏》的作者为徐陵实出于后人的窜改，并对支持徐陵编撰《玉台新咏》观点的一些证据进行了反驳。由于观点的新奇与章先生的学术地位，该文一经刊出便引发了关于《玉台新咏》编撰者的热烈讨论。这些讨论大多围绕章先生的文章进行，在探讨、商榷的往复过程中，章先生对之前持有的“《玉台新咏》为张丽华编撰”的观点似乎有所动摇，但仍坚持认为《玉台新咏》为一位妃子所编，^①其学术团队成员谈蓓芳^②、吴冠文^③也撰文支持这一观点。

《“撰录”考》发表以后，胡大雷撰《〈玉台新咏〉为梁元帝徐妃所“撰录”考》^④一文，对《“撰录”考》提出的“《玉台新咏》为一位妃子所编撰”的观点表示赞同，但认为这位“妃子”并非张丽华，而是梁元帝徐妃。胡先生同样是在对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进行解读后，认为序文明确交代了编撰者为一位女性，并通过对梁代宫廷女子的考察最终锁定为徐妃。其依据主要有：徐氏本人擅长诗歌创作；其兄徐君倩为宫体诗大家；其所在西府为宫体诗重镇且有撰录艳歌集的先例；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载《玉台新咏》编撰为“徐瑗”即徐妃；等等。此说一出亦有追随者。^⑤其后，胡先生撰文进一步指出，徐陵与《玉台新咏》的编撰并非毫无关系，而是徐妃

① 章培恒：《再谈〈玉台新咏〉的撰录者问题》，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1期，第1—13页。

② 谈蓓芳：《〈玉台新咏〉版本考——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》，《复旦学报》2004年第4期，第2—16页。

③ 吴冠文、章培恒：《〈玉台新咏〉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》，《复旦学报》2011年第3期，第12—17页。

④ 胡大雷：《〈玉台新咏〉为梁元帝徐妃所“撰录”考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05年第2期，第52—56页。

⑤ 参见汪浩《论〈玉台新咏〉一书的编撰者》，《广西师范学院学报》2006年第1期，第72—75页。

编撰此书时的协助者。^①

然而,在这次讨论中仍以维护传统观点,即徐陵为《玉台新咏》的编撰者的论点为主流。邬国平^②、樊荣^③、牛继清^④、周绍恒^⑤、刘林魁^⑥、李建栋^⑦、李姝^⑧、陈小松^⑨等都直接反驳了章先生《“撰录”考》中的观点。此外,朱晓海《论徐陵〈玉台新咏序〉》^⑩一文主要是对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进行了细致的解读,该文虽未明言,但实际对章文的论证方法与观点都进行了批驳。综合来看,这些商榷文章基本将章文得出“《玉台新咏》为张丽华编撰”观点所涉及的正、反两方面的论据都予以了反驳,维护了徐陵为《玉台新咏》编撰者的传统观点。

我们认为,关于《玉台新咏》编撰者的异说均可疑,徐陵为《玉台新咏》编撰者的传统观点仍不可动摇。兹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申说之。

① 参见胡大雷《徐陵为〈玉台新咏〉协助撰录者及其〈序〉的撰作时间考》,《文献》2007年第3期,第17—23页。又见胡大雷《〈玉台新咏〉编纂研究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,第61—74页。

② 邬国平:《〈玉台新咏〉张丽华撰录说献疑——向章培恒先生请教》,《学术月刊》2004年第9期,第74—81页。

③ 樊荣:《〈玉台新咏〉“撰录”真相考辨——兼与章培恒先生商榷》,《中州学刊》2004年第6期,第92—94页。

④ 牛继清、纪健生:《〈玉台新咏〉是张丽华所“撰录”吗?——从文献学角度看〈玉台新咏〉为张丽华所“撰录”考》,《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》2006年第4期,第21—29页。

⑤ 周绍恒:《〈玉台新咏〉的编者及编撰时间考辨——兼与章培恒先生商榷》,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学术论文集(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第四卷),天津,2005年6月,第38—59页。

⑥ 刘林魁:《〈玉台新咏〉编者和编纂时间再探讨》,《宝鸡文理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6期,第84—89页。

⑦ 李建栋:《论〈玉台新咏〉之“撰录者”》,《江淮论坛》2006年第5期,第134—143页。

⑧ 李姝、周晓琳:《〈玉台新咏〉编纂者新考》,《沈阳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2期,第81—84页。

⑨ 陈小松、黄鹏:《〈玉台新咏〉撰录者和撰录时间考》,《乐山师范学院学报》2009年第4期,第13—15页。

⑩ 朱晓海:《论徐陵〈玉台新咏序〉》,《中国诗歌研究》(第四辑),2006年,第1—29页。

二 《玉台新咏》为张丽华“撰录”说质疑

《“撰录”考》首次提出《玉台新咏》为张丽华所编撰的观点，其主要依据是对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的不同解读与若干旁证，然而这两方面的证据实际均存在问题。

其一，章文通过对《〈玉台新咏〉序》的解读认为，序中的“丽人”为实写，不可能为徐陵在梁、陈两代的假托之语，因为如果徐陵这样做在南朝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章先生对以上结论给出的解释为：“正因徐陵在《玉台新咏序》中已对此书的编者作了这样的说明，他就不可能再为此书加上‘徐陵撰’一类的题署。否则就成为他公然自称为最受皇帝宠爱的妃子；而他又是男性，所以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宣称自己为最受皇帝宠爱的变童。这不但使自己为社会所不齿，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境，而且因为事关皇帝，纵或真有此事也应秘而不宣，如此大肆张扬，必然被视为对皇帝的恶毒诽谤而受极刑。他无论如何愚蒙乖张，都不会有此举动，更不会在这样做了以后仍然平安无事。”^①

事实上，古代以女子自比进行写作的传统由来已久，在徐陵生活的时代也不少见。文学创作中以女性形象自托来抒发情感，即“以男女喻君臣”的做法比较常见。清方玉润在《诗经原始》分析《谷风》一诗时曾说道：

大凡忠臣义士不见谅于其君，或遭谗间远逐殊方，必有一番

^① 章培恒：《〈玉台新咏〉为张丽华所“撰录”考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04年第2期，第8页。

冤抑难于显诉，不得不托为夫妇词，以写其无罪见逐之状。则虽卑词巽语中时露忠贞郁勃气。汉、魏以降，此种尤多。^①

又据学者研究，《周易》的卦爻辞中已出现“以男女喻君臣”的现象，《诗经》与《周易》的写作时间相近，《诗经》大量关于男女恋爱、婚姻乃至家庭生活的婚恋诗中也当存在这种现象。^②此现象更为直接的源头可追溯到中国诗歌的另一大源头——《楚辞》。以屈原《离骚》为代表的骚体文学开创了我国诗歌“香草美人”的抒情传统。王逸《〈离骚〉序》云：

《离骚》之文，依《诗》取兴，引类譬喻，故善鸟香草，以配忠贞；恶禽臭物，以比谗佞；灵修美人，以媲于君；宓妃佚女，以譬贤臣；虬龙鸾凤，以托君子；飘风云霓，以为小人。^③

《离骚》中最引人注目的两类意象为美人与香草。其中，“美人”可用于指代君王，如其云：

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。不抚壮而弃秽兮，何不改此度？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。^④

这里“恐美人之迟暮”之“美人”，王逸注曰：“美人，谓怀王也。人君服饰美好，故言美人也。”^⑤所指即君王。但《离骚》中的“美人”更多的时候为自喻，如“曰黄昏以为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”

① （清）方玉润：《诗经原始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，第136—137页。

② 参见鲁洪生、王美英《〈诗经〉中“以男女喻君臣”的迹象》，《诗经研究丛刊》（第二十三辑），2013年，第186—203页。

③ 转引自（宋）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，第2—3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6—7页。

⑤ 同上书，第6页。

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”^①。以此视之，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很多时候是以女子自喻，通过自拟弃妇而抒情的。

以夫妇喻君臣不仅形象生动，也与我国的阴阳五行观念中常把君臣、夫妇作为对应概念提出的做法契合，属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，这一点在历代的诗文创作中均有体现，如魏曹植《七哀》诗云：

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。上有愁思妇，悲叹有余哀。借问叹者谁？言是宕子妻。君行逾十年，孤妾常独栖。君若清路尘，妾若浊水泥。浮沉各异势，会合何时谐？愿为西南风，长逝入君怀。君怀良不开，贱妾当何依！^②

诗人以“宕子妻”自比，以思妇被弃来比喻自己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排挤，“君怀良不开，贱妾当何依”，即是他与曹丕关系的真实写照。唐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下“闺妇歌”条记述了一则广为人知的故实：

朱庆馀校书，既遇水部郎中张知音。遍索庆馀新制篇什数通，吟改后，只留二十六章。水部置于怀抱，而推赞欵。清列以张公重名，无不缮录讽咏之，遂登科第。朱君尚为谦退闺意一篇，以献张公。张公明其进退，寻亦和焉。诗曰：“洞房昨夜停红烛，待晓堂前拜舅姑。妆罢低声问夫婿：画眉深浅入时无？”张籍郎中酬曰：“越女新妆出镜心，自知明艳更沉吟。齐纨未足人间贵，一曲菱歌敌万金。”朱公才学，因张公一诗，名流于海内矣。^③

朱庆馀以女子自喻向张籍行卷，即属于以女子自喻表明心意，张

① 转引自（宋）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，第11、14—15页。

② （魏）曹植撰，赵幼文校注：《曹植集校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313页。

③ （唐）范摅：《云溪友议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79页。